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

# 當代俄羅斯的文明概念

## Conception of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陳啟能、曹特金  
CHEN Qineng\* and CAO Tejin\*\*

---

\*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我們這裡說的「當代俄羅斯」指的是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也有被稱為「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要考察這段時期的文明概念問題，有必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在這之前的時期——即蘇聯時期的大致情況。

## 壹、形態方法的式微和革新

應該承認，在蘇聯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文明」問題和「文明方法」都是「空白點」，是無人問津的，甚至是被禁止的。至少從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以來，一套固定的「形態方法」成了蘇聯社會科學界，特別是史學界運用的主要方法。眾所周知，社會經濟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要內容。因而，從表面上看，似乎「形態方法」就是由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直接來的，甚至兩者被等同起來。誠然，這兩者之間有著不可分的聯繫，然而畢竟不是一回事。這裡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包括學術界）被嚴重地教條化、簡單化了。「形態方法」主要是這種教條化、簡單化的產物。一位俄羅斯的學者在談到形態理論時指出：「一般說來，在歷史學家的實踐中，形態學說並不是一種社會—歷史分析方法，而成了目的：具體的歷史認識被用來證實歷史哲學體系的正確。」他並進一步指出：「馬克思提出的科學假設後來被變成了絕對正確的教條。」馬克思本人「從一位勤勉鑽研探索的思想家」變成了「一個『教皇』，一個絕對真理的代表」，「這不能不導致對馬克思思想的庸俗化和直接的歪曲」。<sup>1</sup>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形態方法」在蘇聯學術界沒有引起爭論。然而，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由於蘇共二十大的影響，蘇聯學術界就理論方法論問題進行了反思和討論。特別在與「形態方法」直接有關聯的蘇聯史學界，展開了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熱烈討論，其中涉及唯物史觀與史學方法論的關係、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如何克服教條化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被提了出來。在這一時期，蘇聯學術界越來越重視對文明問題的研究。史學界也是如此。

---

1 А. Я. Гуревич, "Теория формац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истор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11 (1990), с. 36.

不過，在七〇年代直至八〇年代上半期，對文明問題的研究雖然多了起來，但是並未見有人提出要用「文明方法」取代「形態方法」的。八〇年代下半期，戈巴契夫的「改革」引起蘇聯社會—政治的巨大變化，而這又導致社會指導理論，以及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不穩定。一場空前的歷史科學的危機隨之而來。關於這場危機的原因、程度、消除的途徑等問題，在歷史學家中間是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比較一致的：即這場危機是理論、方法論的危機，而當前存在著歷史知識被非職業化的危險。這場危機有兩個明顯的表現：一是對蘇聯歷史學的否定，一度甚至達到幾乎全盤否定的程度。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導致理論上的真空和對方法論問題的偏執追求。二是圍繞如何選擇對歷史過程的宏觀解釋模式所進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形態」和「文明」兩種方法孰優孰劣，應該選擇哪一個的問題。

應該客觀地說，在八〇年代下半期至九〇年代初的這場爭論中，佔優勢的是形態方法的支持者。如有學者強調說，如果是為了剷除對形態概念和階級概念的簡單化的、圖解式的運用（這種情況幾十年來確實在歷史科學中存在著），那是值得歡迎的；如果是為了完全忘卻階級性思想和形態思想本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今天如果沒有這些思想，從原則上說就不可能有什麼廣泛的概括。<sup>2</sup>還有學者指出，有兩個不同的概念應該加以區分：一個是形態方法，另一個是形態簡化論（*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редукционизм*）。形態簡化論是把形態方法絕對化了，從而也就歪曲了形態方法。形態簡化論的主要特點是把「人類社會」活動的全部多樣性完全歸結為形態特徵，而形態方法本身「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巨大的科學成就」。<sup>3</sup>他的結論是，形態方法在弄清推動社會發展的那些矛盾的基礎上，用以分析發展的規律，其目的是研究使社會分裂的東西。文明方法把社會看作各種整體性的類型，所研究的是使社會聯合的東西。總之，形態方法是用以研究社會變化的機制，而文明方法則研究社會繼承性。<sup>4</sup>因而，作者認為，兩者是互補的。

2 См. "О тенден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5 (1991), с. 65.

3 См. Я. Г. Шемякин, "Проблема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60-80 гг.,"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 5 (1991), с. 88-89.

4 Там же, с. 100.

這兩種方法互補的論調逐漸地多了起來。這既說明「形態方法」論者的且戰且退，已不像他們在蘇聯時期那樣獨霸天下了；也說明他們在尋求「形態方法」的革新。如另一位學者也力圖革新「形態方法」。他認為，「形態方法」導致歷史學家在「優先選擇」研究課題時的「傾斜」：過多地選擇階級鬥爭和農民分化，而對農民生活中的許多方面（農業生產的工藝、農民的日常生活）卻很少研究。最嚴重的疏漏是對自然—地理因素在俄國歷史上的作用的忽視。他提出的革新方案是從俄國革命前的史學傳統中（索洛維約夫〔С. М. Соловьёв〕、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吸取養料，豐富自身。<sup>5</sup>另一位在平黎市的學者寫信給《祖國史》（現已更名為《俄國史》）雜誌說：「多數學者認為形態方法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是「文明方法可以解釋那些偏離總趨勢的例外情況」。<sup>6</sup>

雖然在八〇年代下半期至九〇年代初的這場爭論中，形態方法的支持者占了上風，但「形態方法」卻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它的「缺陷」（主要是方法論方面的）被指了出來，大致有：經濟決定論、一線發展論、形態簡化論。《哲學問題》編輯部指出：「把『人的世界』的全部多樣性歸結為形態特徵只能是『形態簡化論』。」<sup>7</sup>在批判形態方法的同時，自九〇年代初起，文明方法在俄國較快地發展起來。巴爾格（М. А. Барг）主編的《文明》文集的出版，文明研究中心在俄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成立，西方文明研究大師（斯賓格勒〔O. Spengler〕、湯因比〔A. Toynbee〕、索羅金〔P. Sorokin〕等）的著作的翻譯出版，一些有關的重要著作的出版，<sup>8</sup>無不說明文明概念的流行。然而，對文明方法的可行性，在學界還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對文明範式本身的研究也還不夠。

簡言之，到八〇年代以後，文明方法和文明問題的討論逐漸多了起來，到蘇聯解體以後，更是進入高潮。對此，俄國學者有很好的說明。如俄羅斯

5 См. Л. В. Милов,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й пахарь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М.: Росспэн, 1998).

6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 1 (2001), с. 208.

7 "Формации ил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10 (1989), с. 34.

8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мира* (М.: ИВИ РАН, 2000 и 2003);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文明》叢書第四輯的「出版說明」指出：「近十年來，『文明』的概念和文明的理論在我國的歷史科學、歷史社會學和文化學都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在歷史知識還缺乏一個主導的範式的情況下，文明理論遂得以成為最流行的、被學術界承認的概念。」<sup>9</sup>

俄國歷史學家科瓦利欽科（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在歷史研究從形態的單一性向文明的多樣性的轉變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期發表的晚年的著作中<sup>10</sup>認為：「目前最中心的方法論問題是在研究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形態方法和文明方法的相互關係問題。」<sup>11</sup>科瓦利欽科的實際意思是，這兩種方法各有長處，應該互補。他認為，社會的發展有其內在的因素（如社會、政治關係的性質、人類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心理面貌等）和外在因素（如自然條件、宇宙的條件、人們的地域生活環境等）。他把根據這些因素構成的世界文明的一般歷史劃分為以下階段：前工業階段（原始公社、奴隸的、封建的）；工業階段（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和後工業階段（資訊的）。這實際上是放大的形態模式。其基礎還是垂直的分段模式，是允許多樣形式存在的人類統一性思想。

總之，自上世紀八〇至九〇年代以來，俄國學者中對俄羅斯文明問題感興趣的人多了起來，報刊上登載了不少討論俄羅斯文明的文章，出版了一批專著，俄羅斯文明問題也列入了中學第十一年級的教科書。探討文明問題的學者來自多個不同的學科：有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文化學者、東方學學者等，自然，還有歷史學家，其中不乏知名度甚高的學者。當時的形勢是：過去長期由「形態方法」一統天下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了。隨之而來的並不是「文明方法」的壟斷。雖然也有俄國學者認為，

9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ып. 4 (М., 1997), с. 6.

10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Заметки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овых подходах,"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1 (1995); его ж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е и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 2 (1995); его же: "Сущность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заметки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обновленных подход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Вып. 1 (119) (М., 1995).

11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Заметки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овых подходах,"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1 (1995), с. 23.

「出現了一定的『文明方法』的絕對化」，<sup>12</sup>然而不能把這理解為「文明方法」的壟斷。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形態方法」的壟斷被打破後出現的是理論—方法論的某種不確定性，是缺乏主導的理論學派和流派，是方法論的模糊性。圍繞著歷史是單線發展還是多線發展出現了若干不同的流派，彼此所依據的概念不盡相同。應該說，「文明方法」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個。

「文明方法」的興起並不是偶然的。首先，如上所述，俄國在蘇聯解體前後出現的歷史學危機表現為理論方法論上的真空。「形態方法」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批評。「文明」和「文明方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可以說是學者們對理論上探求對宏觀歷史現象和過程進行解釋的反應，是尋找新的宏觀歷史模式的努力。

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歷了一個十分複雜的歷史過程。俄國的社會思想也處於一種十分複雜的狀態。這是蘇聯解體這個「歷史劇變」的後續變化。這種狀況要求思想精英們為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和前景尋求一種理論的說明和瞻望。有位俄國學者對此做了闡釋。他認為，現在的俄國社會是有能力融入「世界文明」的「正常」社會的。社會思想家們必須闡明建設這樣的社會的原則。這應該是建設性的理論闡述。解體以後那種情緒性的揭露性作品是不能適應社會需求的。這裡沒有關於社會發展的探討性的理論知識，有的是意識形態的色彩和對西方的盲目模仿。九〇年代在激進的自由主義的「衝擊風暴」失敗以後，俄國的社會思想顯得更為複雜。然而，接連發生的這些巨大的變化也是對以前用來研究歷史和社會的方法的全面批判，而這種批判為新方法的有效的探討和掌握掃清了道路，其中就有對文明制度和文明過程的比較研究。這位學者還警告說，「文明」成了一個時髦的詞；各種各樣的人，為了各自的目的，都會應用它，都會提出觀點和理論。因而，需要聯繫充滿矛盾的俄國現實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分析。<sup>13</sup>

12 А. О. Чубарьян,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 России к началу XXI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3 (2003), с. 12.

13 См. Б. С. Ерасов, "О статусе и содержании теор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9-12.

此外，從國際學術發展的角度看，文明問題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近幾十年來，文明和文化問題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都受到特別的重視，成為研究的「熱點」。如哲學研究重心向文化的轉移，「新文化史學」的興起，人類學對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影響的加強，各種文化思潮、文化理論的相繼問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廿六屆大會（1991年）決定建立一個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負責起草一份關於文化和發展的國際報告，如此種種無不說明：文明和文化問題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的、現實的、社會的根源。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國際格局的變化，科學技術革命的興起和全球人性問題的受重視等，從各個方面把人本身的價值和命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十分尖銳地凸顯出來，迫使人們去反思，去探索，特別是從理論上去思考。因此可以說，文明和文化問題的研究熱的興起集中反映了對人的關注，對處於不同文明背景、不同文化環境的人們的命運的擔憂和思索。這樣的國際背景促進了俄國學術界對文明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如不少俄國學者明確指出，歷史研究中的「文明方法」把歷史的唯一創造者——人——放在歷史研究的中心；<sup>14</sup>「運用文明方法時，正是人被提升到了歷史研究的中心地位。」<sup>15</sup>

## 貳、文明概念的歷史回顧

蘇聯解體前「形態方法」的式微和「文明熱」的興起，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也不純粹是「學術問題」。這裡有著深遠的社會、歷史背景。我們需要簡單地回顧一下。

我們知道，近代（或現代）意義上的「文明」概念出現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西方，以後逐漸地流傳於世界各地，並被國際上廣泛使用。近代「文明」概念的出現，既是自古典時期以來「文明意識」發展的結果，也是近

14 См. М. А. Барг,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одход к истории: дань конъюнктуре или требование науки?" *Коммунист*, № 3 (1991), с. 33.

15 А. А. Искендер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4 (1996), с. 18.

代西方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發展的產物。在古代，「文明意識」不僅在古希臘、古羅馬有發展，而且在古代中國、古印度也有很大發展，稍後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如果說，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和「文明意識」是各有千秋、相互輝映的話，那麼在西方出現近代「文明」概念後，情況就有所不同。當時在西方，「文明」概念往往與「西方中心論」聯繫在一起。十七世紀時，歐洲被看成是統一的地理整體，由基督教國家組成，具有相似的社會機制和國家機制。這是歐洲中心論的開始，到十八世紀下半葉已發展成為把歐洲看成是全世界社會發展的理想模式的觀念。這種觀念認為，所有國家、民族文化發展的道路都是相同的，而西歐是率先的模範，非西歐的人民和文化是「不文明的」、「野蠻的」，因此要推行「教化」政策，也就是要對不同於西歐的社會和文化加以根本的改造，使之「文明化」。俄國的主要部分雖然也在歐洲，但地處偏遠的東歐，也屬於需要「教化」的國家。不過，俄國人認為，他們有一定的「民族性」，比亞洲國家要「文明」些。俄國沒有達到西歐的文明水準，但已走在半道上。<sup>16</sup>

一般認為，俄國的「啟蒙時代」是在十八世紀下半葉。此時，西方的「啟蒙思想」被系統地引進。但從「文明理論」的角度看，探討「俄羅斯道路」的特點的任務還沒有提出來，俄國自己的文明理論的構建還處於初步的準備階段。十九世紀時，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民族意識的高漲，探討俄國發展特點的熱情，對俄國文明的認同需求，觸動了俄國各類各派的知識精英，包括十二月黨人、斯拉夫派、「官方人民性理論」的支持者，甚至西方派。俄國在文明理論上的探討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特別注重兩種文明理論（即線性—階段文明理論和地域文明理論）中的地域文明理論；二是喜歡拿俄羅斯與歐洲作比較分析。在十九世紀二〇年代時已有學者明確提出一個影響至今的問題：「俄國的歷史與其他歐洲國家以及亞洲國家的歷史的不同在哪裡？」自那時起，俄國的社會思想一直在探討、回答這個問題。到十九世紀三〇年代，獨特的「俄羅斯道路」的思想已經相當深入社會的意識。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有更多的俄國學者從文明的理論

16 See D. Hay,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 (Chicago, 1968);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Восток и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М.: Наука, 1975).

上、從哲學上探討這個問題。其間出了不少有名的學者，如達尼列夫斯基（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列奧契耶夫（К. Н. Леонтьев）、米留柯夫（П. Н. Миллюков）等，特別是達尼列夫斯基在其名著《俄國與歐洲》（1869年）中提出的「文化－歷史類型」的理論對二十世紀的文明理論大家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文明形態理論很有影響。

從以上的回顧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明概念和文明理論問題的探討不是憑空出現的，不是杯中的風波，而是有著深刻的背景的。從俄國的歷史看，就是與對俄羅斯的文明認同、與俄羅斯發展道路的特性、與俄國與周圍世界的關係、與俄國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明白了這點，對近來俄國學者對文明問題的關注的原因就不難理解了。

在蘇聯時期，蘇聯的強國之路不是通過「文明」來論證的，主要是通過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因而在蘇聯的學術界，包括史學界，「文明」問題長期沒有得到重視，沒有提上日程。只是在蘇聯的晚期，尤其是在蘇聯解體前後，「文明」問題才成為「熱門」。蘇聯解體以後，文明問題的探討更加熱烈。探討的重點是俄羅斯文明及其文明史。很明顯，研究俄羅斯文明史的目的，就是要探討俄羅斯獨有的、從誰那兒也無法借用的通向未來之路的客觀前提。

從學術、文化方面說，近年來文明問題在俄國的興起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有國際人文學術界在二十世紀晚期興起的「文化熱」的影響，有對冷戰後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的反響，有蘇聯解體前「文明方法論」討論的延續，有純粹學術上的興趣原因，等等。但是，從根本上說，這次文明問題的討論和探討是與俄國在新形勢下對本身文明的認同，與俄羅斯的重新崛起所面臨的挑戰和需要回答相關的各種問題有關。一位俄國學者沙帕瓦洛夫（В. Ф. Шапавалов）在專論俄羅斯文明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研究俄羅斯文明的需求呈現出上升的趨勢是和社會意識到自我認知以及自我辯識能力的重要性相關聯的，也是和社會對在此道路上將要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之規模有所瞭解相關聯的

〔……〕。看來，俄羅斯文明也能找到應對當今時代挑戰的適當答案。」<sup>17</sup>這裡，這位學者提出了社會的自我認知能力和文明的關係問題。這對探討文明問題很是重要。具體到俄羅斯社會來說，這點就更為明顯。經過了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巨變和隨後的蘇聯解體，俄羅斯各界民眾「對文明的自我認知能力有所提高」，「對祖國文化傳統的世界意義提高了認識」，<sup>18</sup>因而對俄羅斯文明的興趣得以增強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 參、文明概念的探討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文明」概念在俄國流行起來，幾乎成了口頭語。然而，略加觀察就不難發現：這裡的概念應用並不都是學術意義上的，而是有不少意識形態的色彩。就史學界而言，對文明概念和文明問題的理論探索熱情甚高，可惜這些探索成果遠未與具體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不過，無論如何，這些理論探索本身就是難能可貴的。更重要的是，或許是由於在歷史研究中尚沒有主導的範式，文明理論逐漸成為被學術界承認的若干最有影響的概念之一。

文明概念本來就是多義的、有爭議的。俄國學術界圍繞著「文明」的定義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爭論。「文明方法」的反對者也正是強調「文明」概念的不具體、不確定的特點來加以反對。然而，不具體、不確定的特點並不表明這一概念的非科學性。約諾夫（И. Н. Ионов）指出：「當代文明理論和俄國文明史的基本問題是：在當代認知傳統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沒有矛盾的文明概念。」<sup>19</sup>所以，我們目前並不是要在俄國的學者中尋找他們對文明概念的統一的定義，而是不妨先看一些有代表性的觀

---

17 В. Ф. Шапавалов, "Россия как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113.

18 И. Н. Ионов, "Проблемы статуса и специфи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верси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3 (2005).

19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ерсия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еминара А. С. Ахиезера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анализ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scd.centro.ru/5.htm>)

點，俄羅斯學者的一些具體的看法。它們可謂是眾說紛紜，五花八門。不同的觀點主要圍繞著這樣一些問題：俄羅斯文明是一種什麼樣的文明？對俄羅斯文明應作何評價？

一種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從文化學的角度來解讀文明。已故的葉拉索夫（Б. С. Ерасов）就力主文化學的方法。如前所述，葉拉索夫強調文明的普遍性原則，指出，文明的普遍價值也就是跨地域的價值，而普遍的價值表現在世界宗教、道德、法和藝術體系上。<sup>20</sup>由此可見，葉拉索夫對文化因素的重視。

這種文化學的方法可以說是在當前俄國文明研究中影響最大的。從葉拉索夫的論述來看，他繼承了文明研究史上「歷史－文化學派」的傳統。他詳細論述了這一學派對「文明」概念的定義的看法：（一）文明是實際運作的大的社會－文化系統。這些系統擁有自身固有的規律，它們並不歸屬於國家、民族或社會團體所有的規律。文明的規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影響這一社會－文化體系的其他成分（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運作。（二）文明有自己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結構。這些結構反映了價值－意義成分和機構成分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三）每一個文明都是單獨存在的，都有自身固有的特點。文明的獨特性表現在它們的精神生活內容、結構和歷史命運的差異上。（四）世界文明的總數是不多的。雖然大師們提出的具體數字各不相同，但是達尼列夫斯基、斯賓格勒、湯因比提出的文明總數都沒有超過三十個。而在現代和當代仍有生命力的文明數目就更少了。（五）多數理論家認為，每一個超大的文化體系都依據於某個精神的出發前提，某個「偉大的思想」，某種最初的符號或最終的神聖價值。在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圍繞著這些價值或思想會構建起複雜的精神體系。後者會賦予其餘的成分以意義，並使它們具有美學上的或風格上的一致和統一。（六）文明有自己的運動，長達若干歷史時期，其間經歷週期和起伏，包括起源、生長、成熟、枯萎、衰落、崩潰等階段。雖然經歷這些變化，文

20 См. Б. С. Ерасов,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мысл слова и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термина,"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ып. 4 (М., 1997), с. 185-187; Б. С. Ерасов, "Россия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2 (1994), с. 22, 26, 28.

明固有的特性不會改變。每一文明的運動是由它的內部規律決定的。  
(七) 文明間的相互關係的基礎是自我決定原則。雖然這種相互關係可以加速或減緩、幫助或阻撓文明的發展，但每一文明可以有選擇地吸收對它有益的因素，並不會破壞它固有的特性。<sup>21</sup>

葉拉索夫也提出了自己對「文明概念」定義的看法。他強調了文明的普遍性原則，指出：文明的根基是個人和團體的普遍的社會－文化聯繫，這種聯繫構建了空間和時間上的關係網和大範圍的統一。文明的普遍性不只是由商品－貨幣－生產關係或法制調節體系產生的，以社會生產的普遍的精神因素為仲介的個人間的關係也可能具有普遍的形式。文明的普遍性表現為精神形式、社會組織的結構原則和機構以及精英的活動。這種普遍性是克服任何地域性和分立主義的，是文明的重要原則。葉拉索夫還強調了文明能解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關係，也就是繼承性問題。<sup>22</sup>

持這種文化學方法的俄國學者還有不少，儘管他們的具體看法或著重點會有所不同。如約諾夫、哈哈圖梁（В. М. Хачатурян）認為，文明是人們的社會－文化共同體。這些人們是由共同的精神傳統聯合起來的，而這種傳統使他們可以把行動準則、地方文化的價值和理想加以協調和完善；也是由物質文化的共同基礎、對空間和時間的相似的接受形式、周圍環境及對它的利用方式聯合起來的。<sup>23</sup>凱勒（В. Т. Келле）也把文明看作是社會－文化構成物，並強調文化領域與社會領域（包括經濟、政治、社會領域）之有機結合。<sup>24</sup>很明顯，實際上，作者在這裡是把文化看作是構成文明的出發點。謝緬尼科娃（Л. И. Семенникова）則認為文明的內容不只是文化。她指出，文明是社會的生命活動的方式，或者說存在的方式。這種方式由下列的共同因素所決定：地理（或自然）環境、經濟運行體系（經

21 См. Б. С. Ерасов,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мысл слова и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термина,"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ып. 4 (М., 1997), с. 181-182.

22 Там же, с. 185-187; его же, "Россия в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2 (1994), с. 22, 26, 28; его же,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лово, термин, теор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1999), с. 25.

23 См. И. Н. Ионоу, В. М. Хачатурян, *Теор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т античности до конца XIX-го ве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2), с. 6.

24 См. В. Т. Келле, "Культура в системе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мира* (М.: ИВИ РАН, 2000), с. 13.

濟)、社會組織、精神價值(宗教、意識形態)和文化、政治體系、心態、時代特點。<sup>25</sup>作者在這裡雖然也提到文化,但把它與別的因素並列在一起。雅科文科(И. Г. Яковенко)則把文明與文化看作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他認為世界文明是相互作用的地域文明(文化)的整體。這些地域文明(文化)是人類存在的不同戰略方案,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上受到限制。<sup>26</sup>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從文化學的角度給文明概念作的定義,主要有兩大特點:

一是強調文明的普遍性,即超地域性;一是強調文化的作用和內容。還有人把文明概念進行了分類。如謝緬尼科娃把「文明」概念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概念用於專門的領域,如社會學。第二類概念數量最多,是通過文化概念來定義文明的(斯賓格勒、別爾嘉耶夫〔Ф. Бердяев〕、克羅伯〔A. L. Kroeber〕<sup>27</sup>等)。按這種看法,在文化發展史上,相對於野蠻而言,文明是更高的階段。第三類概念把文明看作是歷史的基本的類型學單位。俄國的達尼列夫斯基和英國的湯因比都是較早運用這類概念的先驅者。<sup>28</sup>從這種分類中,可以看出從文化概念來定義或分析文明的想法影響是比較大的。

除這種文化學的看法外,另一種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把「文明」概念看作是歷史過程的階段和形式。如阿希葉澤(А. С. Ахиезер)就持這種看法,但他從價值判斷出發。他認為,劃分文明重要的根據是價值方向,它們表現為社會關係和文化的再生產。他把人類的歷史劃分為兩大基本的價

---

25 Л. И. Семенникова, "Концепт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33.

26 И. Г. Яковенк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48.

27 克羅伯(1876-1960),美國民族學家、文化史理論家,著有印第安人民族志和民族學通論方面的著作。

28 Л. И. Семенникова, "Концепт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32.

值類型，與此相應的是兩大文明：「傳統文明」和「自由主義文明」。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兩大階段。<sup>29</sup>

在對文明概念和歷史發展過程的理解中，在當代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那就是在數學的混沌理論和協同學的基礎上進行探討。協同學在廿一世紀到來之際被認為是最基本的科學概念之一，而協同學的一演進的範式被提到了當代科學的前沿。在協同學中，發展被看成是新質成分的成長過程，而這種新質成分是與處在兩歧點的事件相聯繫的。不少俄國歷史學家認為，這種新的跨學科方法對歷史發展的選擇性問題的分析創造了新的條件，而且對產生於「文明斷折處」的複雜過程的研究很有幫助。<sup>30</sup>

## 肆、自由派觀點和「地域文明」觀點

在當代俄羅斯有關「文明」概念的爭論中，最有代表性和最重要的是以下兩派。它們反映出對俄羅斯當前的地位、今後的發展前景的不同看法。

其中影響比較大的一類看法可以歸納為自由派的觀點。所謂自由派的觀點，是指一些俄羅斯學者，他們儘管在具體問題上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大多把俄羅斯文明同理想的文明對立起來，認為俄羅斯不存在完整的文明，不存在成熟的文明，認為俄羅斯是一個「不文明」、「不夠文明」、「處於多種文明之間」的空間，是「不同文明的堆積物」。

例如，社會學家皮沃瓦洛夫（Ю. С. Пивоваров）和政治學家富爾索夫（А. И. Фурсов）創建了一個「俄羅斯體系」的學說，<sup>31</sup>用來解釋俄國的政治和歷史。他們對俄羅斯現有的所有定論都提出疑問，認為，西方的科

29 А. С. Ахиезер, "Динамик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90-97.

30 А. Ю. Андреев, Л. И. Бородин, Леванд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и хаос: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в синергетик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мира* (М.: ИВИ РАН, 2000), с. 75-104.

31 См. Ю. С. Пивоваров, А. И. Фурсов, "Рус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роблемно-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 2 (М., 1997).

學、現代的社會科學術語只能解釋西方的現實，而不能解釋發生在俄國和亞洲的事情。表面上，他們似乎沒有使用「文明」的概念，實際上，他們的觀點體系是否定俄羅斯文明的本性的。他們強調，和西方不同，政權在俄羅斯體系裡不是一種歷史性的機構，而是嚴厲的神祇，類似一種虛無縹緲的現象。由於對政權的崇拜，俄國社會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在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政權控制著社會。新的政權在經常出現的紛亂中建成，接著就來控制民眾。他們還認為，俄國的改革基本上都是無所作為、毫無成果的，往往是在國家積累了一定程度的財富後，為滿足政府的利益而實施的。而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自由派所進行的改革所得到的結果則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逆轉了俄國的現代化進程。總之，有權勢的氏族的形成，這種現象的周而復始，將導致俄國回到前文明時期。<sup>32</sup>

還有一種觀點形容俄羅斯是一個介於「自發勢力」和文明之間的存在。譬如，哲學家坎托爾（В. К. Кантор）在一九九七年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就是歐洲強國。俄羅斯——走向文明的艱巨之路。歷史概要〉。和令人振奮的書名不大合拍的是作者的見解。其中寫到，俄羅斯之所以會成為一個介於「自發勢力」和文明之間的存在，是因為基督教教會於十二世紀的分裂和俄羅斯脫離了正在形成中的西歐文明中心的結果。而隨之而來的蒙古—韃靼人的入侵使俄羅斯在經歷了一個短時期的文明發展之後，再次遭到野蠻化，致使「文明的生活中斷了」。總之，俄羅斯雖然在朝著「文明」前進，但總是達不到真正的「文明交替」。<sup>33</sup>

流傳得很廣的一種看法是，俄羅斯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文明體系，她是同時存在的幾個不同的文明的堆積物，或者說是週期性地一個接著另一個地輪換的幾個文明傳統的堆積物。俄國知名東方學家科比山諾夫（Ю. М. Кобищанов）就持這種看法。他一九九六年在《社會科學與當代》雜誌的一篇論文裡寫道：「我基於這樣的看法：俄羅斯是作為一個活躍多變的文

32 См. Ю. С. Пивоваров, А. И. Фурсов, "Влас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двиг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Историк во времени: Третьи Зиминские чтения* (М., 2000).

33 См. В. К. Кантор, *Есть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ержава. Россия—трудный путь к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7).

化和文明的體系而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俄羅斯從來不是任何單獨一種文明的領域。」他在引用大量的民族學資料的基礎上指出：在俄國，和「純粹」的東正教、伊斯蘭教以及佛教區域同時存在的還有一些過渡性質的、中間性質的、「無主的」介於多種文化之間的領域。在分析俄羅斯內部的多種文明的相互關係時，他展示了在俄國的不同地區，多神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這些文化成分是怎樣組成一些混雜的不同情況湊合的堆積體的。按照科比山諾夫的看法，俄國人行事的糟糕的「不可預見性」正是同俄國文化的這種五花八門的雜燴性質分不開的。<sup>34</sup>歷史學家謝緬尼科娃也持相同的觀點。她在一九九六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裡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話：「〔……〕俄羅斯是一個特殊的、歷史地由凡是存在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文明形成、並由一個強大的集中制的國家聯合起來的各民族的堆積物。許多有著不同的文明取向的民族同為一個國家的一個成分，這就把俄羅斯變成了一個成分駁雜的、多節體的社會。」<sup>35</sup>如此等等。

縱觀自由派學者的觀點，可以看到存在這樣一些片面性。其一是把一種文明視同一塊「單成岩」，或者說看成是用同一種材料製作的磚塊蓋成的大廈。如果遇到在一種文明裡同時存在著幾種民族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成分，就名之曰「不完整的文明」、「不同文明的堆積物」，這樣組成的國家就只能是「多節體的社會」。殊不知「文明是多樣性的統一」，俄國學者沙波瓦洛夫指出，在多數情況下多樣性在某些文明中是如此廣泛地存在，以致很難從理論上去充分地概括其本性。除此之外，在文明的框架內也可能存在一些系統外的成分，即由於地域原因而產生的某些和該文明具有共性的成分，它們並未完全融入到該文明的機制和系統中。這些成分就好似特殊的「附加物」，對文明發展的總進程施加著不同的影響，有時在很大程度上和該文明一體化，有時則遠離而去。<sup>36</sup>二是在關於俄羅斯文明問題的討論中自由派流露出明顯的歐洲中心論觀點，對人類歷史

34 См. Ю. М. Кобищанов, "Место ислам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 этно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Росс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2 (1996).

35 Л. И. Семенников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парадигмы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татья 1,"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5 (1996), с. 108.

36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115.

長河中所形成的幾大文明不能客觀地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對歐美以外的文明，無論其歷史如何悠久，無論它們為人類帶來了多少成果，統統都是「不文明」、「不夠文明」、「野蠻化」的。以俄羅斯的歷史發展為例，有學者認為，俄羅斯之所以相對於西歐落後，淪為「一個介於自發勢力和文明之間的所在」，是因為在基督教教會分裂時脫離了正在形成中的西歐文明中心。也就是說，這些學者總是把西方的文明看作理想的文明，看作標準，以此來衡量俄羅斯的或別的文明。

另一類比較有影響的看法可以歸入「地域文明」理論。對此，需要做些說明。前面已經提到，「文明理論」可以分為兩種，即「線性—階段文明理論」和「地域文明」。它們的發展情況大致如下。近代（現代）意義上的「文明」概念出現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西方。當時「文明」一詞用的是單數。在這之前，即在上古和中古時期，存在的是超民族的「文明意識」。那時也曾出現過一些早期的「文明理論」，如古羅馬的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和阿拉伯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創建的理論，但存在的時間都不長，沒有形成傳統。近代以後出現的「文明理論」已是一種穩定的「文明意識」。這與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密切相關。十八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上半葉，存在的主要是「線性—階段的文明理論」，並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反映在諸如伏爾泰（Voltaire）、弗格森（A. Fergusson）、杜爾閣（A. Turgot）、孔多塞（Jean Condorcet）、孔德（A. Comte）、基佐（F. Guizot）、黑格爾（Hegel）等人的著作中。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由於歷史樂觀主義的危機、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等原因，「線性—階段的文明理論」逐漸衰弱。浪漫主義思潮雖然帶有宗教色彩，卻最早提出了「地域文明」概念。到一八一九年，「文明」一詞有了多數形式（civilizations）。這表明各民族的文明結構的多樣性得到了承認。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地域文明」概念已獲得正式身分。這表明，過去只認為歐洲文明具有普遍意義和世界性影響，現在已擴及其他文明。法國社會學家戈比諾（Joseph Gobineau）在十九世紀中指出，各個地域文明是平等的，而德國學者呂克爾特（H. Rückert）最早認為，「地域文明」理論中說的「地域文明」指的是獨立的文化世界，這些文化世界有一定的對抗外來文化影響的能力和擴散自己的精神經驗的能力。

一位俄國學者指出，在十九世紀，「地域文明」概念和理論的應用經歷三個階段：一、1813-1827：這是這個概念出現的階段，當時的應用是自發的，其背景是歐洲的文明自我意識還不發達；二、1827-1857：當時是試圖把其他文明及其精神基礎——宗教——「納入」歐洲歷史觀的解釋模式中；三、1857-1869：在這一階段，對非歐洲文明的生命力的積極表現越來越關注。只有到第三階段才奠定了地域文明理論發展的堅實基礎。<sup>37</sup>之後，地域文明概念和理論有了很大的發展，其間也出現了若干大家。但應指出，「線性－階段的文明理論」和歐洲中心論公式並未消亡，其影響一直存在。

在文明理論的發展中，「地域文明」概念和理論的提出和應用十分重要。應該說，它的出現是一大進步。它已被列為兩大類文明觀念之一。一般說來，「地域文明」是指某種文明，它包含了地球上的一定的地域（或區域），這個地域可以包括一個或數個國家。不同的地域文明之間自然是有差異的，但是也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區別於野蠻狀態和蒙昧時期的特點：如一定的規範和準則、理想和價值觀、有序的社會結構的存在等。然而，這些共同的特點在不同的地域文明裡的性質和表現卻又各不相同。應該指出，一定的較穩定的結構的存在是地域文明的重要特點。

再來簡單看看俄國的情況。一般說來，十八世紀時，線性－階段的文明方法已進入俄國的歷史思維，但是對發展本國的文明思維來說，還是很初步的。到十八世紀下半葉，即俄國的「啟蒙時代」時，文明的自我意識和文明理論才有了明顯的發展。當時，俄國在引進西方的文明理論時完全是為了自身的「實用」需要，即為了反對農奴制，為了反思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就是說，文明思想和文明理論的引入不是為了構建新的歷史哲學，而是為了構建新的社會意識。十九世紀時，在文明理論方面，俄國逐步走出模仿西方的階段，但直到四〇年代才出現獨立的文明思想。在這一世紀，除了線性－階段文明理論，也開始探討地域文明。兩者在整個世紀同時存在，但只有在世紀初和六〇年代，地域文明理論佔據上風，其餘時

37 См. И. Н. Ионов, "Понятие и теория локаль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проблема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риоритета,"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Вып. 4 (М., 1997), с. 151-152.

間占上風的都是線性－階段文明理論。然而，在俄國卻出現了達尼列夫斯基等地域文明理論的大家。

俄國的地域文明理論是與俄國民族－歷史意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密切相聯的，是為了尋找文明的自我認同的理論基礎。俄國的思想家們努力尋找確立自己文化特點的途徑，同時又不把「地域文明」與「世界文明」對立起來。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這個問題在俄國學術界中一直爭論不斷。但對這個問題的再次熱烈討論已是在蘇聯解體以後。

在最近這次熱鬧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線索，那就是學者們首先強調的是要用文明的方法來研究俄國歷史，特別是強調俄國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如沙帕瓦洛夫提出，俄羅斯是不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呢？意識到這一點的時機是否已成熟了呢？他指出，這不是由「上面」下指示可以解決的。這一觀念「要求俄國的人民和所有認為自己是俄羅斯人的人對（共同的）未來自願地、有意識地作好準備」。<sup>38</sup>沙帕瓦洛夫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俄羅斯文明就是地域文明，但是已經包含這一思想。他說，地域文明概念要求一些穩固的結構在長時間內存在，這些結構不能相對地依賴於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產品等因素。運用文明方法，就是要在歷史變化的海洋中找出那些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在文明存在的全程內不變的、恆久的東西。他認為，俄羅斯文明正擁有這樣一些不變的、恆久的結構，因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九八五年的改革和之後的蘇聯解體都不能根本地改變它。<sup>39</sup>

如果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文明，那麼是什麼樣的文明呢？這裡有眾多不同的探討，譬如，謝苗諾夫（С. И. Семёнов）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概念「邊際文明」，認為俄羅斯文明就屬於這種「邊際文明」。什麼是「邊際文明」呢？這種文明不同於東西方的古典文明，而是在幾種古典文明的夾縫中誕生的。它往往形成於邊境，以不同形式吸納了起源不同的多種文明

38 В. Ф. Шапавалов, "Россия как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123.

39 Там же, с. 135-136.

的多種成分。作者認為，俄羅斯—東歐和歐洲的巴爾幹、伊比利亞半島屬於這種文明。<sup>40</sup>舍米亞金（Я. Г. Шемякин）把俄羅斯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進行比較，認為也可把它們視作「邊際文明」。<sup>41</sup>

約諾夫等學者明確地把俄羅斯文明定義為「地域文明」。普羅斯庫里亞科娃（Н. А. Проскурякова）指出，最近十年來，俄羅斯學者的文明意識明顯增長，可謂出現了「文明復興」，其表現是形成了不同的對俄國歷史的解釋模式。這些模式大體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是把俄羅斯的形象與理想的文明相對立，否認俄羅斯存在完整的、成熟的文明；二是約諾夫等人主張的，俄羅斯文明是「地域文明」，並以這種主張反對上述第一類看法。<sup>42</sup>持這一主張的俄國學者都強調俄羅斯文明的獨立性和完整性。這種文明的完整性不僅包括俄羅斯人，而且包括屬於這一文明的各民族、各文化。約諾夫指出：「要確定俄羅斯的文明的完整性，就必須明白，進入這一整體的各種文化的親緣關係和內部開放性的原因，以及跨文化的共同體和發展前景是如何形成的。」還強調「首先應該相信俄羅斯，相信她的文明的完整性和文化的豐富。」<sup>43</sup>

誠然，我們還可以舉出俄國學者關於俄羅斯文明的其他種種看法，但上述幾種主要的看法已經可以勾畫出概貌，就不需再多說了。

最後應該指出，俄國學者關於俄羅斯文明及其概念的探討和爭論還會繼續下去，正如俄羅斯文明本身還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一樣。所有這些，我們也還會繼續關注和研究。

---

40 См. С. И. Семёнов, "Иб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общности как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культур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2 (1994).

41 См. Я. Г. Шемякин, *Европа и Лат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М.: Наука, 2001), с. 353-357.

42 См. Н. А. Проскурякова, "Понят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7 (2005), с. 158.

43 И. Н. Ионов, "Парадок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ып. 1,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М.: Наука, 2002), с. 150, 155.